

遥远的呼唤

辛 土著

沈阳出版社

目 次

石凳.....	(1)
冰排.....	(20)
组织部走了个年轻人.....	(49)
父子.....	(119)
老树春深.....	(207)
尘世难逢.....	(266)
遥远的呼唤.....	(330)
后记.....	(417)

石 凳

我的梦。

梦的甜蜜梦的苦涩梦的切近梦的幽远……

我来了来得蹊跷来得自然。

浓郁的叶片正抚摩北方发烫的天空；舒展的枝条正弹拨北方熏蒸的暑气。我冷。冷得手脚麻木冷得心绪冻结冷得一片漆黑。太阳闭上眼睛。月亮隐进帷幔。蝉鸣蛙鼓演奏无休无止的寂寞。世界不复存在。我也隐了也逝了融进茫茫的太虚，独留下一颗孤零零的心在孤零零地搏动。搏动得纤弱搏动得可怜。倏然，两根铮亮铮亮的纤绳，从那嘈杂的野性的一明一灭的辣雾中牵出一只救生之船。于是它拴着雨拴着风拴着旋转的土地和土地尽头的迷蒙，把我的窒塞的心营救到一角天的澄碧一片海的湛蓝。

石凳，还在么？

命运是嬉皮士命运是魔术师命运是不公正的施舍者。不然，为什么让我遇见你偏偏遇见你？即或是误会是偶然是其它随便什么，反正是我遇见了你你也遇见了我。我们相遇在远离故土远离乡俗的那一角天的澄碧那一片海的湛蓝。时间，那么短那么短短得不及一瞬的一瞬；时间，又那么长那么长长得超过永远的永远。

四月用乍暖还寒的春手在冬脚刚刚踏过的海滩上垒起一

座青青的小岛。青青的小岛上那青青的石青青的树青青的草都浴在青青的空气里。还有一条青青的小径，曲曲弯弯地流着红流着绿流着悠闲的高跟鞋和潇洒的短猎衫，同海拉手同海挽臂同海拥抱同海接吻。

西天上那汪殷红殷红的血，开始凝固开始黯淡开始向下滑去，犹如一只熟透了的烂苹果在跌落。献媚的霞蒙着瑰丽的纱舞着缤纷的花迎接着主。当夜宫之门合拢时，那霞那纱那花便化作一缕病态的惨白。大地睡入了沉寂树木吟泣哀怨小草哭出露珠。

我，一簇鬼火冲破昼的压抑冲破夜的羁绊冲破自己紧箍的坚壳，出现了，飘荡着。飘向小岛飘向曲径飘向未知。未知献给我一条坐上去未知如何的——石凳。

我真地坐了上去。我太疲乏太倦怠太憔悴太虚弱了。我刚刚走出癫狂走出肆虐走出惶恐走出殷棘。被黑色阳光烤焦了的童贞灼伤了的青春隐隐作痛。我的积木丢了我的钥匙丢了我的红宝石丢了。我哭了一回又哭了一回。泪的手帕泪的鬃刷拭去我眼的尘埃蹭去我心的血污。眼也明了心也明了，明眼明心告诉我不能把太阳投下的阴影当作花束拾取。

真的，当时我怎么那么傻呢？

该不是姥姥的故事潜移默化所酿就的吧？

孩提时，姥姥天天把我揽进怀里用她那张瘪瘪的嘴巴给我讲“傻”的故事。傻柱子接媳妇傻妞妞当皇后傻老头做县令傻老太得元宝……傻人都有好报。姥姥捏成的这些傻泥人笑嘻嘻地走过我耳的隧道进入我心的绿荫在那里奠定了牢固的宅基。他们在那里生息在那里繁衍在那里辟出一片片“傻”

的绿洲。于是我相信我是拣来的相信我会交好运相信人心都是善良的相信万物都是可爱的。我傻得天真傻得纯净傻得执著。结果傻傻的我并没有得到姥姥“傻”的故事中的一点好处。于是我便更傻了，傻得一直悟不出傻究竟是什么样子了。

石凳潮且凉。潮乎乎地润滋我心的干土；凉丝丝地抚摩我心的龟裂，一阵惬意一阵宽舒一阵安稳。

这时恰在这时，一个人生的偶然一个历史的偶然，把一个幽灵带到我的面前——那是你！你也无声你也无息便悄然坦坦然地坐到石凳的另一端。在你坐上去的那一瞬，整个世界都窒息了。树叶停住倦慵的低语海浪敛住烦躁的喧嚣星月蒙住闪光的明眸灯火遮住挑逗的流盼。连空气也凝固了凝固成触摸不到的黑色的透明。

石凳不大你我的间距自然不大。我用目光的尺心的尺丈量你我的间隙，量得吃力量得费时量得筋疲力尽也没量出个头绪。我顿然感到你我是遥遥相望的两个星座。海跳着笑着奔向你奔向我。我不知你怎么想。我只知海象热情的宾客撩开我的眼帘走进我的心扉把我整个地拥抱。我便和海融为一体……

依然。海唱着蓝色的歌岸涂着赭色的画。曲曲弯弯的小径是流彩的泉，和昨日和往昔一样同海拉手同海挽臂同海拥抱同海接吻。多了蘑菇伞。红的手绿的手黄的手白的手聚拢着高举着，擎起阳光擎起天穹擎起整个宇宙，辟出一块块欢欣珍藏一串串笑靥。游泳裤衩拼贴多彩的恬静，啤酒杯盏碰撞悦耳的欢笑。

涨潮了，海浪打着滚儿吵嚷着追逐着从遥远的南方神秘的南方向北涌来。卵石滩开始摇晃摇晃着新奇摇晃着惊异摇晃得令人头晕目眩。梦中的故事和故事中的梦被摇碎了摇散了星星点点地撒落在那里。有人在拾卵石我也在拾，拾也拾不尽拾也拾不全。那不是卵石那是丢也丢不掉割也割不断的记忆。

忽然，我想起了那石凳。

潮还在涨，它能否被淹没呢？

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艾略特这么说的，我也这么确信的。

石凳镀了霜。镀了霜的石凳上默坐着你和我。大海已坠入黑夜。一弯残月似半个问号瞅着你也瞅着我，把一大串的惊奇撒在黑黝黝的海面上，光斑点点如散了流苏的珠子。

“真美呀！”

你终于开口了，声音细细的如蚕丝声音轻轻的如熏风。似在赞美似在感叹似在抒发愉悦似在宣泄忧楚。我瞥了你一眼。昏暗朦胧中我见你双手托着腮两眼看着海，纹丝不动地静止成一尊雕像。

“是美呀！”

我也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声音低低的如潜流声音沉沉的如巨磐。是在自语是在应和是在梳理激情是在抚摩创伤。你也瞥了我一眼。昏暗朦胧中我看不清你眸子的铜镜将我聚焦成怎样的形象。

“您从哪里来？”

“北方。”

“您从哪里来？”

“南方。”

你先问我接着我问你。无需打探贵姓尊台无需询问芳龄庚辰，我正交“不惑”你也过了“而立”。不惑的“北方”和而立的“南方”便不知不觉地卸却警惕的心锁让自由的灵魂走到一起。

你让我谈雪。你说你有生以来还没有见过雪真的没有见过。你猜想那翩翩起舞的小精灵那飘飘展翅的白天鹅一定很美很好看。你为你生在南方而没有生在北方感到遗憾。不然你也会赏雪花堆雪人打雪仗玩雪橇。

我不知怎样谈雪才能满足你的好奇和兴趣。因为我对雪的感情太复杂太紊乱。孩童时，看着被雪的棉絮覆盖的房屋树木村路田野一片银白银白一片，便感到整个世界都是洁净的透明的。自然要赏雪花堆雪人打雪仗玩雪橇。小脸小手小脚冻得红红的耳朵边儿鼻子尖儿猫咬似的疼。疼也忘不了玩疼也心里高兴。后来长大了上了初中，雪人不堆了雪仗不打了。偶尔玩一回也是去套野兔药山鸡为的是哄那又哭又叫的薄肠子瘪肚子。再看那白雪覆盖的世界，便觉得一片缟素凄凄冷冷悲悲惨惨的象发丧的灵棚。还联想到被扒光了皮的树被捞尽了杂草的冰的河床。倘有雪花飘落哪怕是稀稀疏疏的零星小雪也觉得是晦暝混浊的有如为死人抛撒的纸钱儿。再后来上了高中，理想刚刚填饱肚子刚刚恢复元气刚刚迈开求索的弱足，便跌入漫天漫地的旋涡。江河湖海得了瘴病山

石土木都在癫狂。祖国被拖进严冬历史被冻伤了健脚人生呼吸着寒冷命运吞噬着冰凌。闸门大开无常出没无数个屈鬼冤魂唱着忠字歌跳着忠字舞走上脱胎换骨的泉台。幸存的生灵也在挥刀舞棒鸣枪放炮进行一场宰杀无辜的游戏。只有野心大笑于庙堂只有阴谋狂欢于江湖。真理被铐上枷锁正义被囚进牢笼。记得真真切切，就是在这种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我的一个女同学也许会成为我的伴侣的女同学，在一片黑暗中把温柔打制成狂妄把和顺酿造成粗野，然后以毒汁淬砺的勇敢去与昔日的学友对射，结果被流弹击中芳魂出壳直挺挺地躺在雪地里。一汪血淡淡的淡淡的，裹带着硬性融合进去的杂质渲染着虚幻的壮烈。北风嘶叫着怒号着把雪烟赶到地下又从地下卷到空中。雪的刀雪的剑四处劈砍着劈砍死去的她也劈砍活着的我。活着的我心在流泪而死去的她脸在微笑。我们在校园里埋葬了她。我们用冻土给她垒了一座坟。大雪又埋葬了这座坟。雪太冷酷太无情太残忍太可恶。越是被说成洁白的越是被说成无瑕的越是有脏污越是有秽痕……

我这样谈着象对一个熟人对一个朋友对一个知己。我不知我这些杂乱无章的赘述能否敲开你心的门。你把脸扭向我把身趋向我，那样子也象听一个熟人一个朋友一个知己在讲一个有味的故事。你也许得到了满足也许深感失望。我虽生在北方长在北方年年见雪岁岁看雪却说不清雪到底是好是坏是可爱是可憎。

我无法再说下去。只谈冬只谈雪似乎太清冷太单调。何不谈谈南方。没有冬的南方没有雪的南方只有春的南方只有花的南方？我真羡慕南方我真敬佩南方。南方没有寒冬便没

有草木雕零便没有满目萧杀便没有一片缟素。我遗憾我生在北方而没有生在南方。我猜想一年常绿四季绽红风摇椰林雨打芭蕉的南方一定很有韵味。

你的回答是淡淡的 淡淡 如一杯凉开水虽不好喝却很解渴。你说南方是一个没有四季的地域。在没有四季的地域春也黯淡了，常常阴天常常落雨。阴云编织迷蒙淫雨拴结潮湿迷蒙潮湿把南方变成了抑郁的女子。

你开始讲起抑郁的故事……

你很纤弱很娴静因而你的故事也纤弱也娴静。然而我在你那纤弱并且娴静的故事中听到一个伤残的灵魂在呜咽在泣诉在格斗在厮搏。

有一个小姑娘瘦弱得犹如一株茎杆纤细的栀子花悄悄地伫立在一个默默的角落。一双晶莹的眼睛怯生生地大睁着搜集七彩的虹闪烁的星变幻的云飘斜的雨。她吮过指头她翘过鼻子她嚼过泡泡糖她扎过蝴蝶结。她爱做梦许许多多美丽的梦常常到她睡眠的殿堂做客。每一个梦的佳宾都要送她一件珍贵的礼物。闪着奇彩的孔雀翎泛着波光的梧桐叶嫩生生的白蘑菇毛茸茸的蒲公英……数也数不清。后来暴风雨闯进她的梦大灰狼蹿进她的梦。于是她害怕她哭了哭醒了还在怕。她这样悄悄地活着活在一个默默的角落。在繁花似锦的南国她这株茎杆纤细的栀子花是那么不出奇那么不显眼几乎没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她不争不夺不言不语地伫立在那里做着自己做也做不完的梦。后来她的父亲死了死于癌症。小小的她便无暇招待美梦的宾客。无力的双脚已经踏上泥泞的人生嫩

弱的双肩已经担起沉重的命运。刚刚涉世不多还没来得及挺腰喘一下还没来得及抬头歇一会儿，这株梔子花便被沉重的铁轮辗倒了。她被隔离审查她被监禁起来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自由成了十恶不赦的小小牛鬼蛇神。究竟犯了什么天条她当时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就是将来进了骨灰盒也不会知道。她啃食着一个个疯狂的白昼她吞噬着一个个死寂的黑夜。她想哭泪泉却已干涸她想喊声带却已嘶哑。她更想做梦重新做那些有孔雀翎有梧桐叶有白蘑菇有蒲公英的梦然而一次也梦不见。只有暴风雨只有大灰狼只有折断的桃枝飘坠的黄叶光顾她的梦幻。她想妈妈想着苦撑门户孤立无援的妈妈正被生活的利爪撕挠。恨不能变成一截铁骨镶进妈妈将折的脊柱恨不能变成一根韧筋植入妈妈将断的手腕。她真想变成一只小鸟飞出铁窗飞到妈妈的怀里让妈妈轻轻拍打着，听妈妈轻轻地唱“睡吧睡吧圆圆的月亮出来啦”。她也想姐姐也想妹妹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她们尽管她并没有做对不起她们的事。她恨自己不是男子汉家中没有男子汉便没有顶梁柱。进而想起正直慈祥的父亲想起父亲就感到充实就感到硬朗就有了力量和勇气。尽管黑夜连着黑夜 尽管巉岩叠着巉岩 尽管阴风挟着阴风，她依然挺着那不会弯曲的脖颈睁着那不会昏冥的眼睛。

……那一年她才十五岁，正是嚼泡泡糖的年龄正是跳猴皮筋的年龄正是扑蝴蝶放风筝的年龄啊！

你的故事讲得那般动情那般凄婉象淙淙的溪流润湿我的情愫象瑟瑟的秋风吹打我的思绪。我被吸引了我被俘虏了我象在听安徒生的童话我想起了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想得很多也想得很怪。我真想把你故事中的小姑娘紧紧地搂在怀

里用自己的臂膀自己的胸膛自己的全部生命护卫她象一个亲哥哥象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我真想成为一名猛士去扯裂那黑夜去击碎那巉岩去驱散那阴风，让那株茎杆纤细的栀子花重新挺起腰肢重新绽开蓓蕾：因为我也是严霜欺凌的小草挣扎着存活我也是厉风抽打的酸枣被迫早熟。因为我被严寒冻僵过所以我懂得什么是温暖什么是爱。因为我被毒日灼痛过所以我懂得什么是寒冷什么是恨。爱和恨是一根梁柁的两根柱脚缺一便将倾斜缺一便将坍塌。我多想见见你故事中的小姑娘，把我用泪水沉淀的彻悟馈赠给她。

我思忖了好一阵子犹豫了好一阵子才把我的哲理说给你并请你转送给你故事中的小姑娘，你笑了，我看不见你的笑容却听到了你的笑声尽管那么轻那么短。你没有答应我的拜托也没拒绝突然转了话题：

“听，那风铃，很有人道意味呢！”

我有点纳罕有点茫然我不知你这奇怪的话题是否有什么寓意。我不好说什么便没说什么只是下意识地侧过耳朵去听那楼阁飞檐下悬挂着的风铃声。

叮咚叮咚叮叮咚咚的是很好听……

我在曲径上拾级而行。仍有柳枝抚我的头有小草亲我的脚。我又看到了那楼阁那红墙黄瓦雕梁画栋的楼阁那飞檐翘挂着风铃的楼阁。一串串风铃摇曳着摇曳着却听不到如鸣环珮的悦耳音乐。有风声涛声有汽车喇叭声轮船汽笛声还有游人的嬉笑声汇成一片把风铃的演奏淹没了。我有点纳闷儿。记得那夜风声也很大涛声也很猛，然而风铃能以轻轻的

碰撞真切地敲击人的耳膜。难道人的耳朵也和人的眼睛一样越是在白昼越是在强光下才越被欺骗越是在黑夜越是在弱光下才越能辨别细微？我凝望着那风铃我揣摩着那风铃凝望着揣摩着也弄不清它的人道意味在哪里。

想不出何必再去想。生活告诉我已知领域有许多谜那未知领域呢？我不踟蹰不停留我走我的路，去寻找曾给我留下美好记忆和很多启迪的石凳。

归路不会断绝。那石凳也不会被淹没的。

夜已很深了。深深的夜吞噬了喧哗于白昼的虚伪骚动于朗空的嫉妒潜隐于平和的争斗遁匿于微笑的厮杀。一切都在复归复归到自然的美。黑黝黝的海面上依然闪动着斑斑点点的月光如断了流苏的珠子。骀荡不宁的涛声依然飞进着激越高昂的音符如渐次加强的交响。没有恐怖感真的没有。

你和我就这样面对大海面对自然天南地北地谈着漫无边际地谈着。消失了时间概念消失了物本概念甚至消失了各自的躯壳，只有心在交谈只有灵魂在对话。你讲起了讨厌的苍蝇随处可见的苍蝇怎样围着你飞围着你唱把你当作一尊偶像崇拜，我讲起了可憎的蚊子到处都有的蚊子怎样靠拢我亲近我在叮咬我之前总要哼一段动听的小调儿。苍蝇向你献媚是为了玷污你的纯洁，蚊子给我捧场是为了吸吮我的鲜血。不！你不能够；不！我不能够。这不能够撞击在一起才迸发出许许多多绵绵长长的话题。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虽说陌生我们并不陌生。因为你我之间没设篱笆没筑隔墙所以心便容易贴近。我油然感到那石凳之上你我的间距缩小了缩成

零。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又呈现新鲜于是夜在震颤泪水奔涌直把胸膛胀得满满。你说你一辈子都在寻找强悍的肩寻来找出得到的只是一把能为你遮风挡雨的伞。那是一把很好的伞你很珍重那把伞然而又隐约感到有某种说不明道不白的缺憾。你也曾爱过另一个人，爱得炽烈爱得深沉爱得不吃安眠药便不能入睡。他很愚憨很痴呆他太不懂事了。那次邂逅相遇你把心捧到他的面前他竟木讷不知。当时你多想陪他多走一段路多想伴他多唠一会儿嗑啊！可气他只是握了一下你的手轻轻地一握便离开你走了。从此他的面影象一个夜贼常常潜进你的梦乡偷走了你的欢愉只把痛苦留给你。有时你恨他却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因为他没有什么让你恨的地方。你盼着他的来信你坚信他会来信只是那信应在路上那路上有潮水有沼泽有隧洞而且太黑太远。你默然你淡然你掩上了小门那门也是白色的有如你心灵深处荒凉而辽阔的空白地带。你在那空白地带跳跃着前行却寻不到立脚点。忽然风雨骤起你想到路灯凄凄行人寥寥那雨点一定很冷很重地淋着他打着他于是临窗眺望的你心也颤抖了。继而你想起了那棵大杏树想起了那块石灰岩。大杏树曾用粉白的花冠罩盖过你和他渐次和谐的舞步，石灰岩曾以粗砺的肩头托举过你和他带伤挺起的理念。你开始领悟到心虽然可以遨游无奈衣裳太厚太重了，何况脚踝还有链环缠缠绕绕盘盘桓桓偶一牵动便会叮咚一片可怖的混乱。你的追求原来也是孱弱的孱弱得不能拔下固有规范的一根微毫。你压抑自己的感情压抑自己的欲念其实你早已习惯了压抑。爱是理解爱是真诚爱并没有罪。然而爱往往又是涩果是苦酒是横遭指责的丑行。不然怎么会有道学家？你

既然不是道学家你就应该让遨游的心继续遨游，因为欢跳的心不能静止心一静止人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而那才是最可悲的呀！

你和我应算同代人。难道我们这一代为那些古老的陈腐的观念所做的牺牲还小所付的代价还少吗？

你呀你！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石凳还在镀着霜然而我并不觉得凉。你呢？

我的双脚终于点数完了曲径的石阶然后急不可待地牵着我的躯体踏上那座连接两个小岛的晃悠的荡桥。荡桥哼着吱呀吱呀的小调儿，悠悠地荡着斜式裙荡着佳宾衫荡着牛仔褲荡着驳领衣荡不尽一对对年轻的追求。我的心醉了在醉意朦胧中有一个垃圾箱里塞满了脏纸烟蒂瓜果皮然而外表却装饰得很典雅。我不愿多看一眼这些被美的表皮遮掩着的丑东西便扭过头。不料想那悬着风铃的楼阁从树顶上蹿出半截身子也在冲着我摇晃。飞檐翘翘着恶兽的獠牙红梁喷吐着毒蛇的舌信摇得可怖晃得疹人。一串串风铃温文尔雅地悬缀在獠牙之下舌信之上怡然自得地悠荡。猛然间我又想起你在那晚说的“风铃很有人道意味”的话。

片刻的梗塞片刻的抑郁片刻的惆怅片刻的凄惻仅仅是片刻。荡桥终于荡走了我的醉意把我荡到实实在在的岩顶。于是我感到安全感到安慰。那石凳距我很近没有几步路。只需要再折一个小弯只需绕过那几株火焰松我便可以看到石凳了。

我深深眷恋的石凳啊！

你说你腰疼是漫长的多雨季节积攒下的是坍塌崩裂的城

墙的砖头敲打出的。你不曾对别人说别人也就不知道。

“走吧，天很冷石凳也很凉。”

“不要紧的，石凳不是被我们温热了吗？”

我知道你没有离去的意思这使我很高兴。你的话很亲切你第一次用了“我们”真好象我和你并非北地南天的陌生人而是结伴而行的忠实伴侣。你欠欠身向我这边挪了挪我也欠欠身向你那边挪了挪。你我之间的间隙就这样被你我的向心力消灭了。你的肩挨着我的肩我的心贴近你的心。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你的呼吸我可以真切地嗅到你的气息你呢？坦白说当时我很想拥抱你很想亲吻你然而我没有那样做。你很郑重我也很郑重郑重对郑重是高尚的尊敬而尊敬才是友谊的基石爱的基石。

你让我谈谈我自己。刚才你是那样坦诚地讲了你自已此时我怎能不把自己敞开与你坦诚相见？我可以毫不保留地告诉你，除了妻子我也曾爱过一个女人痴情地爱过然而那不是隐私我的生活信条就是不要什么遮遮掩掩的东西。伪装的君子比裸露的小人更坏更可恨。我爱过她真心实意地爱过她她也爱过我同样真心实意地爱我。她很平凡也同你一样很纤弱很娴静有如荒郊野地里默默生长着的一棵苦艾。她很美美得纯朴美得含蓄美得恰到好处。她也无言她也无语无言无语地复活了我已经枯萎的追求。她很善良善良得看见一只折了翅的雀燕也要落一回泪。她很不幸不幸地同一个爱着她然而她并不爱的男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做着异样的梦。她不声不响地隐忍着，默默地做妻子做母亲默默地操持繁重的家务默默地从事换回一份薪水的工作。她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从未毁损过

别人。然而市俗不容她谗言不容她。有一个小官儿比蝇头大不了多少的小官儿从来是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用淫靡的目光猥亵她用脏秽的语言玷污她。她洁净的脸颊被他荡乱的指痕印上脏污。她的心受到莫大侮辱她的眼睛燃烧起怒火把仇恨的唾沫啐到他的脸上。他讪讪地走了象一条被打折脊梁的公狗。他卑鄙的灵魂发酵出腐烂的谗言噬咬着她的清白而表面上他却不动声色仍旧腆起肚子继续当他的正人君子。不久人们便用异样的目光织成一张网把她紧紧地包围使她寸步难行无法抬头。她惴惴不安她偷偷饮泪她食不甘味睡不成眠因而她瘦得眼窝现了青黛。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偶然。世上不知有多少个偶然会促成两颗心的碰撞。她和我不期而遇在交叉路口。那路口就在她娘家的村南她让我到她娘家歇一会儿。我不加思索地答应了这使她非常激动。她说她背着黑锅人们都疏远她好象她是瘟神。我劝她要挺起腰杆抬起头颅无愧无畏地生活并把那句“走自己的路，闲话任人说去”的名言送给她。她用莹莹的珠泪告诉我她感激我的关心和鼓励。吃完饭她送我好长好长一段路继续我们的交谈。以后我成了她的保护神卫护在她的心域她成了一朵轻柔的云浮泛在我梦幻的苍穹。她说我很有男子气并说可惜你不是……她说了半句然后用深邃的眸子浓缩我的身影。我的心是一只野鸟在她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有一段时间她的嘴唇烧出一串血泡。我问她哪来的这么大心火她毫不掩饰地说想你想的！我的心震颤了如拨响的丝弦。直到这时候我才清醒地意识到她在爱着我我也在爱着她。然而这是不符实际的爱不合规范的爱正象你的那次受到压抑的爱一样。我很痛楚我很悲凉我感到糖是咸

的盐是甜的醋是辣的酒是苦的。酸甜苦辣中，我的爱扎着深根长着阔叶我又用理智的利刃刺着那深根割着那阔叶。自然的
我产生强大的冲动超然的我又产生强大的压制，我在冲动与压制之间寻找平衡的支点却无论如何也寻找不到。我的心一天天地向她靠近我的身却一天天地同她离远。不是怕谗言不是怕鄙视谗言鄙视根本不足惧。同你一样我也不能去牵动那脚踝上的链环缠缠绕绕盘盘桓桓的链环唯恐造成可怖的混乱。与你有所不同的是，我决不遏止心的驰骋一任它遨游于清澄的天空。记得在我们就要分手的时候，她送给我一顿小小的非洲地图而我什么也没送给她。她说那地图是从小珍藏的现在送给你。我弄不懂她送这地图的寓意是什么，是象征爱的炽热爱的干渴还是爱的贫瘠爱的遥远？我用目光探询她用目光回避于是便给我留下了终生的谜。后来我们分开了两双眼睛便很少再有交谈的机会。我常常梦她梦见我却不知她是否常常梦我梦见她？我心的鸟失却了她眼的天空再看不到七彩的虹闪烁的星，只看到郊外的风车一如既往咿咿呀呀地转也不知转到哪年哪月才会寿终正寝；只看到屋内我们坐过的两把空椅子沉淀幸福的追忆和痛苦的怀恋……

你几乎是屏住呼吸听我讲这段算不上罗曼蒂克的故事。接着，我们又谈历史谈现实谈人生谈机遇谈道德谈法律谈民族魂谈劣根性谈古老的文化积淀谈崭新的未来冲击……也谈尼采也谈萨特也谈黑格尔也谈马克思也谈柏拉图也谈弗洛伊德也谈霍梅尼也谈托夫勒也谈摩天楼也谈爱滋病也谈丰田管理也谈奔驰效率也谈旅行者号远游也谈挑战者号爆炸……我们谈得开放谈得投机。你和我都从心里发出信息又相应得到